



生命之路

生命之路

著 夫洛德浮
譯 木 蒼

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斯莫。年四四九一

目次

(一) 列寧城被圍·····	三
(二) 剽悍的湖·····	九
(三) 冰路·····	一五
(四) 史丹諾夫引導着走向勝利·····	三〇
(五) 暴風襲路·····	四二
(六) 汽車營裏·····	五八
(七) 他們並不怕敵人的砲彈和炸彈·····	七一
(八) 冰上的帳幕·····	八〇
(九) 太陽上也有斑點·····	九三
(十) 波爾什維克勝利了·····	九八

(二) 列寧城被圍

英•勇•的•城•市•。
敵•人•衝•擊•列•寧•格•拉•。
列•寧•城•的•攻•守•戰•。
圍•困•中•的•第•一•冬•。

一九四一年的成天太陽、金光閃爍的八月。涅瓦河上這一燦爛輝煌的城市，從來也沒有現得這樣壯麗可觀。然而城裏一切，從來也沒有變得這麼驚心觸目。

列寧城危在旦夕。敵人猛撲這北方要塞，直向涅瓦河兩岸銳進。全列寧格拉人都在如火如荼地準備防禦，空前迅速的把城市變為軍營。

許多防空氣球儼如銀灰色的大魚一樣，就在幽涼快爽的碧空中閃盪。頭批人民志願軍一隊隊的從陽光直射的大街上通過。那些面目清秀無鬚無髭的青年，振起軍儀，帶上武器，傲傲然走着，而滿腮鬍鬚頭髮斑白的老漢也在走着。一輛一輛的坦克轟鳴不停地馳駛過去。

花園中，公園中，工廠作坊邊，宮殿教堂邊——到處都有工人，職員，家庭婦女，大學生，男女青年急急忙忙地掘築戰壕。房壁上有人在倉卒地張貼軍事命令。「塔斯社之窗」這些新畫報標語前面，聚集有很多人仔仔細細地讀閱蘇聯情報部的公報。房屋都改變了面貌。各院門口都派有帶着袖章掛起防毒面具的家庭婦女們值班。

這時列寧格拉居民都很興奮激昂地閱讀着那捍衛列寧格拉的領導人——沃羅希各夫，史丹諾夫和鮑普可夫發出的通告，通告上說：

「我們在自家這優美城市生活中活着勞動着，我們親手建成列寧格拉各強大的製造廠、工廠以及輝煌壯麗的大廈和花園，我們決不是爲要使德國法西斯寇賊來享受這一切。決不是的，任何時候也不會有的：大家起來，萬衆一心，捍衛自己的城市，捍衛自己的住宅，捍衛自己的家庭，捍衛自己的榮譽和自由」。

在列寧格拉遠郊一帶——無論在那些陡河岸邊和茫無際涯的森林緣上，亦無論在各交叉路口以及各村鎮近旁，從慶格雪普到魯加，從西姆斯克到施立塞里堡——自早至晚，都有成千成萬的愛國志士——城市居民和集體農民的隊伍在工作着。他們以空前未有的速度修築強固森嚴的工事，開掘反坦克的壕溝，建造堅強雄大的水門汀柱。在列寧格拉城內和城郊，都修築有工事火力點和工程火力點，機關槍巢以及街壘等等。

列寧格拉各團開往前綫去迎擊敵人。

所有能持武器的工人都開赴前綫去了，他們把各人的機床交給了自己的妻子，幼年人和老頭子們。列寧格拉成千上萬的老年工人在這危急關頭都轉回到工廠裏來了。這批久經鍛鍊的老先鋒隊，原來就是年輕蘇維埃國家底老先鋒戰士和建設者，而今他們又把這偉蹟壯舉傳授給自己的兒女們。基洛夫工廠的老工人號召列寧格拉底青年，要他們也做法自己父兄在內戰年代的那種精神來工作着，戰鬥着。但青年們是無所不能的。青年男女們很自傲地說道：

——我們要前進得更遠！我們要更好地來工作，更好地來戰鬥！

而父母們亦不願在勞動戰線上落在自己兒女後面，也大大加振奮起來。奧哈塔化學聯合製造廠底一個女工芝費月娃直言不諱地說：

——我的女兒是個車間底生產隊隊長。她每天做十二到十五點鐘的工。難道我能落在女兒後面麼？那決不會！

列寧格拉所有的工人、大學教授、黨工作員、工程師等等，都以同樣的精神從事工作……

一個年輕的女子，電焊工，李珈、波爾霞珂娃在敵人火力下裝配我們的火力據點。誰都知道，這一工作是很危險而又困難的，並限她在五十小時之內把全部機構焊接起來。這位女子一晝夜沒有離開機器，結果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就把這機構焊接就緒了。

一位老鑄工梭波列夫轉回到了自己的機床邊。一九一九年，他在普爾科夫高地一帶同尤登尼奇底白匪作過戰。現時他已年高六旬，但他一點也不比青年們落後。九月間在列寧格拉攻守戰中，他的一個獨子弗拉基米爾也犧牲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末，敵人猛向列寧格拉城郊一帶進攻。希特勒匪徒急如星火，企圖佔領這個偉大的城市，以便在城裏來溫飽飽地過冬。希特勒連忙在無線電廣播中宣佈說，列寧格拉旦夕可下。德國人業已指定某日在『亞斯托里亞』大旅舍舉行慶宴。

德寇用了三十萬精選部隊以及空前多的大砲和技術來摧毀列寧格拉底防禦。計大砲六千門，手機關槍及輕重機關槍共一萬九千挺，迫擊砲四千五百尊，坦克一千輛——猛向蘇聯這和平城市射擊。該空軍上將凱列爾所指揮的一千架德寇戰鬥飛機本來是定要把列寧城掃蕩得瓦礫不留的。

空前大規模之驚人殘酷、多月不斷的列寧格拉攻守戰開始了。

九月間，德寇又連日瘋狂地來衝擊列寧城這倉卒構成的防禦工事。但敵人的一切嘗試都毫無效果。德寇屍積如山，坦克、大砲的殘軀碎片鋪滿了到列寧格拉的各大路和郊野，然而列寧格拉依舊是雄偉巍峨而牢不可破的屹立着。

德寇這種嘗試却花費了很高的代價。到九月中旬時，他們在此爭奪列寧格拉之不斷的疲憊戰鬥中，就損失了十七萬官兵和約計五百輛坦克和五百門大砲。

德軍該總指揮列伯爵士碰到這一空前的頑強抵抗後，遂下令停止攻擊。

於是敵人就在不遠的城郊一帶，深壕高壘扼守起來。列寧格拉人所深愛的城外地方，如彼得哥夫，加琴納，普希金都被德寇佔領了。他們把洋洋大觀的彼得哥夫各噴水池也毀掉了，把技巧絕倫的古蹟欄柵也拆走了。鍍金的撒姆生像也被他們鋸成片塊，作為廢鐵連到德國去了。德寇將軍們佔了普希金城後，即大肆搶劫宮殿。這般巨盜惡賊竟將那琥珀鑲成的房間掠洗一空，把牆上所有的寶貴花瓶都拆卸下來，運到他們那可惡的「故鄉」去了。

敵人既在城外各地固守起來，每天就用大砲來轟擊列寧格拉。砲彈落到各公園，各廣場，各博物館，各兒童住所上面。德寇用砲火擊毀了很多學校和產育院。砲彈擊中了愛爾米達什博物館女像的尖柱。祇僥倖留下了那有名的迴廊。敵人砲彈又打到拉斯特列里底傑作——冬宮；像雨點一般的燃燒炸彈落到依薩克大教堂裏。一九四一年秋，有天，敵人一個砲彈把著名的安尼琪珂夫橋底貴重欄杆毀壞了。有個飛機彈落到動物園裏，將那裏一個名叫「貝麒」的小牝象也打死了。

德寇因攻城未遂而大發雷霆，於是逐日不斷地用大砲猛擊城市，許多無辜的和平居民——婦女小孩慘遭殺害。列寧格拉人在站隊買麵包時，散步時，工作時，在屋頂上作防空活動時，隨時都有突

然死去的危險。但是這些愛國志士們，並不怕死。際此危急關頭，無論是老人，青年，婦女或幼年人從來也沒離開過自己的戰鬥崗位。

但德寇這次也沒有衝進列寧格拉。於是他們就製定了奪取這偉大城市的新計劃，並爲了這一目的，馬上着手重新部署自己的部隊。急將希米蒂將軍所指揮的德軍第三十九摩托化步兵軍團調去芬蘭白匪聯合行動。

列寧格拉底艱鉅時日到來——希米蒂所部突破了我北方防禦綫，並到達了梯哈雲。

德軍佔據了我北方鐵道幹綫上很長一段地方。弗波卡拿已處在敵人綿密不斷的迫擊砲火下。瓦爾霍夫城也在直接遭受威脅。

但德寇並未能把列寧格拉完全包圍住。而十一月間，希特勒又在無線電廣播中侈口諾言，說這次却鄭重聲明了，重重被圍的列寧格拉城將用餓困法佔領之。

德寇是這樣打算的：既然到了嚴寒的冬天，城內將又無燃料，又無糧食，又無電燈，水管一凍，並且沒有水吃，這次，列寧格拉可定要陷落了。

但法西斯蒂却太不認識蘇聯的人。

十一月 北方的嚴寒到來。雪堆積滿了廣場和街道上，簡直不能通行。燃料已將告盡，自來水管也凍冰了。在慘淡昏黑的住屋裏，在冰凍凜冽的工作場所內，人們又還度着飢餓的難關。但列寧格拉依然是堅如鐵石，一點也不動搖。有時，工人疲憊得倒在機器旁邊，而他的一雙手還是不放開工具。這時戰線已臨到各個機床間，於是列寧格拉工人做起工來，也如同前綫上的戰士一樣。

敵人的砲彈打穿了工廠的牆壁，而工廠裏正在緊張地工作。常時有些工人被砲彈片打死，倒在

機器旁邊。同班工作的同志們沉默地把這快殭冷的屍體抬在一旁，又到機器邊去作工。

英勇事業已貫注到人們日常生活中，這在列寧格拉人看來，一點也不驚奇。

本來很多人是可以離開城市的，但他們沒有放棄自己的崗位。一個幾百萬人口的城市佇立在敵人圍困中，不但緊張地工作，並且迭次擊退殘暴敵人的進攻——人類歷史上從來也沒有過這樣的先例。特羅亞，迦太基，薩拉哥薩，馬德里——較之被圍的列寧城說來，真是不堪比擬。列寧格拉一分鐘也沒停止過勞動。此地各專科大學各試驗室裏，都有學者們在繼續研究科學。一位頭髮通白，鬚鬚就像總教主一樣的科學院會員約瑟夫·奧伯尚在愛爾米達什替阿捷爾拜疆人民底詩人尼乍姆舉行誕生典禮。在大砲轟擊中，醫生們還在施行極複雜的手術，工程師們在鍛煉那打不穿的混合鋼。在合唱台上，在摩依卡街，在列寧城知識份子晚會中，都有列寧格拉的作家和詩人演說。

但是德寇並沒有沉息下去，列寧格拉的包圍圈，越來越緊了。及至一九四一年九月，列寧格拉與蘇聯全國間就祇剩下這拉多牙湖底一條狹窄水道和前面那條羊腸小徑才是自由通行的。這條小徑從考班通向東去，中間要經過許多不能通行的榛莽密林，渺無人煙的荒地，稀罕的古老村落，北部的急流河道，冰凍了的沼窪和苔地。從這拉多牙湖到遙遠的那個不出名的小車站查波洛夫耶，還隔有幾百公里無路可走的荒野，查波洛夫耶就是到我國自由國土上去的第一個火車站。

水與密林阻塞了通糧區的道路。而首先就要征服這些障礙物，開闢一條通到被圍城市的大路。

由於史丹諾夫同志的發起，列寧格拉人就在這被圍的最嚴重時日中，建成了這條冰路——生命之路。

(二) 剽悍的湖

暴·躁·的·拉·多·牙·湖·。湖·的·歷·史·。湖·怒·吼·着·。迷·霧·。
蜃·氣·。湖·嘯·。湖·上·的·冰·。島·嶼·。冰·在·作·怪·。

列寧格拉東北八十公里地方濱着歐洲最大的一個拉多牙湖。湖上往往騰起一層濁霧，時而驚濤駭浪，捲得漁船猛碰黑石。低處南岸一帶則是稠密陰暗的松林和苔沼地。陰晦之日，只見愁慘暗淡的天空低壓壓的罩着那濁泡翻滾的湖水。這真是個寂鬱無奈的境地。

漁翁們唱出許多關於這暴躁的拉多牙湖的歌曲。他們這些歌曲都是溯源於最古的俄羅斯人中。還在遠古時代，從歐洲北部到希臘去的商路就是經過這湖上。自古以來，這老拉多牙的湖水和沿岸一帶都是俄國人的地方。據最古的俄羅斯年鑑所載，俄羅斯王國就是奠基在離湖不遠的地方而現已遺廢的小城——老拉多牙。

爾後若干世紀中，諾夫哥羅得的商艦和軍艦來往於拉多牙湖上，稱爲這領區底水陸主人。這一領區由瓦爾霍夫河緣北達寒海，自涅瓦河口直往西去，均包括在內。蒼老的瓦爾霍夫河，廣濶的拉多牙湖，河水盈溢的涅瓦河以及波羅的海——這就是往昔俄羅斯人同敵人們撕殺拚戰的一條道路。古時諾夫哥羅得這條路上是灑滿了俄國人及其敵人的鮮血。瑞典人曾佔領過涅瓦河兩岸，並在奧哈塔河口建築了蘭得斯克倫要塞。豪強不屈的諾夫哥羅得人不忍祖傳土地之被蹂躪，他們又

奪回了涅瓦河一帶，把瑞典人的蘭得斯克倫要塞徹底毀除，並於一三二三年在拉多牙湖之涅瓦河口的一個島嶼上，建起了自己的奧列哈沃要塞，以資捍衛俄國領土。十七世紀初，俄國人又失去了這一要塞，至一七〇三年才由俄皇彼得大帝收復回來。他把古時俄國的奧列哈沃要塞改為施立塞里堡。

一九四一年九月七日，德寇佔領了施立塞里堡和拉多牙湖南岸一帶。他們由此不斷砲擊該湖及陰沉的芝林島。

從此時起，直至一九四三年一月紅軍英勇地突破了該封鎖圈前止，在這悠久的十五個月之中，到列寧格拉去的路，就祇剩下經過波濤洶湧的拉多牙湖上這條唯一無二的狹窄水道。波爾什維克就決定了在這拉多牙湖上奠定起「生命之路」來。

列寧格拉戰線司令部內，各指揮官和築路專家們都在深思苦慮，怎樣來實現這驍勇無畏的大計。世界上任何時候，任何人，從來也沒有在曠闊的湖上修造過如此遼遠的冰路。

冰路上應該通行裝運糧食的大載重汽車。此地馬上就發生了成千累百的問題。修築這條冰路和使用這條冰路，其中極重要的是該知道：冰的堅固程度，冰期長短，冰性，風對冰的影響，水流狀況，水的深度，洲、灘情形，水的成份及其溫度變化。冰路組織者在解決這些問題時，都遇到極大的困難。原來湖底歷史雖是那麼悠久，但我們的人還不很知道這個湖的情形。他們稱它是暴躁的拉多牙湖。祇知這湖是很調皮的，很激暴的，所以當時特地沿湖修掘了一條運河。

但是就知道這湖的情形和湖上的冰性也還是不夠的，因為這點還遠遠不能解決接連產生的許多困難問題。戰線司令部面前，逕直擺起了在建設這條道路中許多複雜而重大的任務：沿着湖冰，經

過森林沼澤來開闢這條大路，並且路上一切還要佈置完善。因而立刻就發生了各種車輛上以及這空前大量的運輸管理上的種種困難。幾千輛各種載重汽車要在這路上運輸千百萬噸的重載。還要把這些汽車組織成爲運動自如並便於管理的汽車隊，因此也就要挑選有經驗的汽車隊隊長與駕駛員等幹部。經過長久考慮之後，結果就組成了各「汽車營」。

這裏又發生了新的問題：怎樣來組織汽車的燃油供給，在路上損壞時又怎樣來修理汽車？爲了這點，即在汽車通行之前就組成了各添油所和能於移動的修理坊。

於是就逐漸形成了這個巨大的好似聯合運輸公司底輪廓：汽車營的分佈，各營的所在地，貨棧底組成以及連貨的秩序等。

並擬定經過這條冰路來撤退列寧格拉的人口，沿途還要供給他們的吃喝，讓他們取暖。快到冰雪凜冽的冬天，雪嵐雪堆必然隨之而至。於是必須組成特別的修路部隊，附有複雜的聯合機：如掃雪機和大拖拉機。並且還要有造橋架橋的人。

種種新困難逐日不斷的產生出來。急需有氣象觀察所和衛生救護的設備，要有保管貨物和交通聯絡的佈置。末了，爲要保護這條新建成的道路，使其免受敵機襲擊，就必須把各高射砲連，探照燈及測音站組織和佈置起來。

困難是到了極點，但這公路的組織者們祇知他們肩負得有全列寧格拉之生死存亡的責任。列寧格拉戰線上底戰士以及那裏的居民——婦女小孩都在嗷嗷待哺。蘇聯的愛國志士絲毫也不害怕困難，他們毅然決然地肩負起這一空前未有的奇行壯舉——硬來修築這條冰路。

*

*

*

從列得涅瓦來的一位鬍鬚冉冉而青筋鱗鱗的老漁翁——尼古拉、馬爾契可夫滿自豪地敘述到這拉多牙湖的故事，他說：

「我們這湖是個無邊無岸的海。從南到北有二百來俄里，從東到西有一百多。各處深淺不一樣。北面頂深，靠我們這岸，深到三十五至五十俄丈，有的還少一些，淺處也有。湖裏的浪打得傷人，蠻橫的了不得。風是八面風，常時浪打浪。浪頭豎起好像些堤壩，高得像沖天的大樓一樣。漁船挺高起來，普天下都望得見，——到了一落下去，簡直是深得無底。四圍的水沸湧起來，到處都在翻泡。想到，這下可要送命了！一看，又鑽出來了。就這樣一起一伏，搖搖蕩蕩。說到我們這岸的浪，那可來得急促，像刀切了的，把漁船打得直昇起來，這下可嚇倒人。要是湖水真的發起脾氣來，一直可以打到岸上。水像山一般的橫起沖來，把什麼都淹濕盡了。我親眼見過浪昇到科科列沃來，有一天內把岸上五十俄丈內的土都沖走了，樹子就像火柴一樣，湧得到處都是：」。

湖角對面的暗洲上豎得有一個灰色的燈塔。此刻燈塔也熄掉了。燈塔上是一片靜寂。從前這裏一個照管燈塔的老人，總是把他在拉多牙湖上所看到的一切事情很精細地記在簿子上。正是他對我敘述過霧，蜃氣和湖嘯的情形。

拉多牙湖上時常起霧。秋雨紛紛時，湖上浮起一層濃霧。春天，流冰上面又現出霧來。六七月間，也是濃霧靄靄，近接湖水。這時天空既有烈日照射，慢慢飄浮着一縷縷的青雲，湖上就滾起一團團灰色的濃霧。不過，湖上的霧很少到岸上來。

老拉多牙湖往往出現一種奇妙得像神話上所說的海市蜃樓。岸上的人忽而望見湖心，突然長起

許多小島和小松樹林。這乃是好天氣的象徵。有時，湖上風平浪靜，而突然間嘯聲大作。這種嘯聲是一震一震，越來越大，就像巨砲轟隆一樣。這就是所謂湖嘯。

湖水結冰和開凍這兩個時期，建築冰路的人特別要知道清楚。老人們把自己所見到的情形講述了很多。

起初是湖的南岸淺水地方——施立塞里堡端一帶，蓋起一層薄冰。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嚴寒初至，氣溫降在零下五度，這時冰期開始。但烈風颳破薄冰，好幾天內，薄冰塊都是「油晃晃」的在湖上飄浮，同時流水又把它往涅瓦河裏趕去。涅瓦河上流着秋冰，這時列寧格拉就開始寒冷起來。再過一個星期，冰凍加厲，沿岸一帶都結冰了。

湖之中心祇是到冬天極冷的日子才完全結冰。常時湖心一帶並不結冰。暴烈的北風很厲害地吹擊這帶湖水。而這壓力逐漸傳到冰上，經過十二小時之後，施立塞里堡附近的冰就開始感受到這一壓力，而破裂起來。裂縫裏湧出大股股的水，灌到四處的冰上。

拉多牙湖的漁夫們確切知道，湖的中心是結了冰沒有。當他們在冰下打魚的時候，打開一個地方的冰，那時漁夫們一看冰口內的水就可以猜測一切。如果湖上有風而冰口內的水在往一方流動時，這就是說，湖的中心還未結冰。要是冰下的水已經不再流動，這就證明全部湖水都結冰了……

13 拉多牙湖裏有很多小島。南北都有。北面的島又高又陡，周圍的水很深，到處是深淵。南面的島少，島岸低，不是沙灘，就是沼窪。

拉多牙湖有很多沙、石洲灘，或在島的周圍，或在沿岸一帶。湖上的冰凍時期與冰的堅固程度都以這洲灘上情形爲轉移。

大家也知道，冰的堅固性還要看冰的結構如何。晶狀冰是最堅固的冰。此冰明淨非常，容易發曲，時有裂聲，但能經受大的重量。秋末，冰開始凝結時，是很堅固的。所有滑過冰的小學生都知道這種吱吱發響的硬冰。並有關於這種冰的俗話：「我雖滑出裂聲，但不會陷下去」。那知冰也是不經老。冰一衰老起來，就生出泡孔，易碎，支持不住，很快就解體了。

該路組織者兼建築人拉公諾夫中將從工作一開始時就來到湖上，曾在冰上逡巡了很久。他打開冰洞，親自測量，並再三詢問老漁翁們。他從實踐中才知道這拉多牙湖的冰是很特別的。此地的冰有它的怪脾氣，這是應該顧及到的。

建築冰道頂好呈展平的晶狀冰。但冬天這湖上的氣候實在是太苛暴了。烈風，狂颶，流水把大塊塊的冰往淺灘上堆積，就像是人們把冰塊往地窖裏堆去一樣。冰塊達三四公尺厚。有時在洲灘上長起一個個的冰山，高至十公尺許。漁夫們在施立寒里端堡一帶還見到一種水下冰。此冰倒是麻煩，時常發裂，冰一裂開，水即向裂口內盈盈灌注。

拉多牙湖的冰有很多勁敵：烈風狂雪，氣溫變化無常，還有冰的疲墮性。不錯，冰也會疲倦的！據以後經驗證明，冰道由於重貨之不斷來往，很快就由「疲倦」而破爛起來。這時修路人就讓它休息一會，也不走車，直至把裂隙弄平並灌上水，使其恢復原狀爲止。這些修路戰士日日夜夜在此疾風暴雪冰地寒天中，捍衛着這生命之路。每次經過大風雪之後，總是又修出新路來。於是這條道路自南向北，一段一段地愈修愈遠了：

(三) 冰路

「俄國人的生路，就是德國人的死路」

——冰路上的俗話——

軍用汽車路。冬天該路的外觀。冰房。拉多牙湖上的紐約大街。冰道是怎樣開闢的。馬車運輸。秋夜。流動的燈火。冰上頭批汽車出動。一個女子帶幾個炸彈。道路屏闕了。敵機空襲。

軍用汽車路從列寧格拉城郊奧哈塔橋外開始，沿舊公路直達拉多牙湖。該路中段位置在冰湖上，然後經過森林，密叢及荒野地方，沿鐵道幹綫以北地區，繞過梯哈雲，直達遙遠的查波洛夫耶車站。梯哈雲及其以西地區都是德寇在宰制着。載貨通行要經過幾百公里的曲徑小道及倉卒伐開的森林地帶。

冬天，這軍用汽車路的情形是很緊張，外觀是很奇特的。我在行路日記上找到了一段關於這條冬路的記載，茲錄如下：

「……公路從奧哈塔橋外開始。不久前它還是荒無人跡的，坎坎凹凹，崎嶇不平。自轉交軍事機關經營後，路上已煥然一新。此刻在我們汽車面前就像是一匹坦平淨潔的白布一直鋪往前去。而大路兩旁則是一堆堆的雪牆，雪牆上面，有些披霜帶雪的樺樹傾凌着。凜冽的狂風從窪地上直向大路

撲來。雪風肆虐，捲起一堆堆的雪蜷，就像幾條長舌在舐掠這條道路。沿途各危險地段，到處都有拿着丁字鎬和鉄鏟的戰士在那裏值班。他們英勇無畏地同路上的雪暴和雪堆鬥爭着，對路上的雪，一寸也不讓步。凡公路兩側地方，戰士們都用雪磚砌起攔雪的障礙物來。

頓時在我們面前，展開了一幅遺忘不了的景象。下面窪地上捲起一陣陣的雪風，直向大路吹撲。像帶刺的雪片就在大路上面來去紛騰。而上空却是燦爛輝煌的冬陽，清朗淨潔的碧空，崗嶺上的白雪閃爍刺目。

一隊隊的汽車沿着這條大路向拉多牙湖那方奔馳。由於敵機經常轟炸和大砲不斷轟擊的緣故，許多婦女小孩和老人離開了城市。

道路上是緊張非常。我見到並且聽到這一生命攸關的動脈在急速地搏動着。

很快就駛過五十公里，到了湖濱汽車站。四圍都是僵凍的雪林。鐵路上的車箱瞭瞭可望。火車頭在鳴叫。我們左右都是大堆堆裝有糧食的麻袋，上面用帆布蓋着。

路上有大羣羣的汽車。前面是一片閃爍的，坦平平的雪湖。陽光直射。

浩大遼闊的拉多牙啊！

汽車沿冰駛進。南面就是一條條冰凍了的雪嶺，廢棄無用的公路。湖冰閃耀。冰上有兩條平行的路：一條是走貨車的，一條是走空車的。左邊路上是大羣大羣的載貨汽車，載有麵粉，牛肉，羊肉，脂油，食油箱，煤炭。右邊路上則是載人的公共汽車駛着。

冰路穿過些裂縫，裂縫上都搭有小橋。現在業已走上第九公里了。此地自南至北，裂開了一個